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火焰

豪布陀曼 著 楊丙辰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焰 火

譯辰丙楊 著曼陀布豪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焰 火

譯辰丙楊 著曼陀布豪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DER ROTE HAHN
By
G. HAUPTMANN
Translated by
YANG PING CH'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序

火焰原名赤雄鷄(Der rote Hahn)，本爲火焰的喻詞，所以我直接譯爲火焰，以便醒目。這是豪氏的一部四幕悲情趣劇(Tragikomödie)出版的日期在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比獺皮約後十年；但是這部戲劇卻是獺皮的後續，因爲劇中的事實雖遠在獺皮之後，與之絕無關係，但劇中的主要人物仍是獺皮中的主要人物，並且他的體裁和結構也都是與獺皮相同的。獺皮的體裁是Satyre(譏刺)，目的在譏刺普路士(Preussen)的政治；這一部的體裁也是Satyre，目的也是在譏刺普路士的政治。獺皮的結構是四幕，其三四兩幕與一二兩幕相平行(Parallel)；這一部的結構也是四幕，三四兩幕也是與一二兩幕相平行。此外豪氏爲舒寫他這個『譏刺』的目的，在獺皮中用了反襯激射，兩相對比的方法；所以從正面看去，并無一句譏刺的言語，從側面看去卻是把『譏刺』二字發揮到了十足的成色。這是獺皮一劇的特別精彩，而在火焰中他仍是用了這個方法的。這部戲劇竟這樣的同前部相雷同，所以德國有一部分批評家很不滿意他這

一種著作，視之爲獼皮的一種無味重複，失敗作品。從形式一方面斷，我們固然不能不承認這一種評論是對的，但是從內容一方面斷，這部戲劇的確是有固有的精彩，不可一概抹殺的。因爲前部中最親切有味，使我們不得不折服豪氏的天才的地方，是在他把劇中人物的性格刻畫得迫真入骨，和結構得精妙有趣；而這部火焰中人物的性格和事實的結構，他卻都描寫得實在不比前部弱，並且他還更進了一步，把前部中人物性格上未能儘量發揮的地方，在這裏都發揮到了底。譬如爲前部中心人物的封魏漢和窩爾夫太太二人的性格，在前部中寫封魏漢頑固，愚蠢，視社會黨如蛇蝎，處處要自作聰明，自以爲是，在這部中卻把他這種種性質都給他發展到了無可發展的地步；所以封魏漢在火焰中的行徑，我們就覺較前更爲頑固，更爲荒謬了；而洗衣婦窩爾夫太太，前部中僅說他唆使他的丈夫爲賊盜，在這部中卻說他年紀又老了點，閱歷更深了，膽子更大了，所以他竟由作賊盜而更唆使他的丈夫爲圖謀一筆包險起見作放火的匪徒了。從這上頭看起來，我們可以說：火焰是獼皮的心理上的一種勢所必至的結果（Konsequenz），是完足前部未完的餘意的，是一種心理上的續作品，不是事實上的續作品的。並且他這部著作對於前部

處處關照的密切，人物的性格口吻前後的一致，絲毫不亂，這種種情形足可證明：這更不是一種弱的續作品了。況且後續的作品，本來是極不容易作的，並且是在歐洲的文學中很不多見的，所以我把獺皮譯完之後，乘我今年春天課餘的暇空，接連着也把這部火焰譯了出來。致於我翻譯的方法，仍是同獺皮一樣用直譯的方法，把原文中不易了然的地方，也仍附了一篇註釋於後。不過這部火焰仍屬豪氏的自然派作品，其中用的是同前部一樣的土語，我翻譯時，依然感受了一番困難，很費了一番心力。但是我恐怕這其中仍免不了有不妥當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讀者諸君特別注意，遇譯文中不妥的地方，即請加以指正，俾此書得成一種無瑕之璧，那便是譯者的大幸了！

民國十三年七月九日楊丙辰於北京

劇中人物

非力次 鞋匠師傅兼警局密探。年齡將近六十。

非力次太太 非力次之妻，係窩爾夫之寡婦而再醮者。年齡亦將近六十。

鸞啼奈 非力次太太第一次婚姻中所產之長女，未嫁。年齡約二十六七。

沙落斯奇 建築師。

長亨利 鐵匠師傅。年齡三十。

陸豪 普路士退伍憲兵。

古斯達 陸豪之長子，愚昧癡蠢。

彌彩 陸豪之女兒。

櫻德

蘭德 全

小 蓮 全

小麗斯 全

小瑪麗 全

小 田 全

小 行 全

鮑克斯大夫 一軀幹強健之猶太人，業醫，三十六歲。

封魏漢 警察區長。

艾 得 長亨利鐵舖中之伙計。

格拉賽拿普 警署書記。

舒爾尊 憲兵。

舒爾尊老太太 舒爾尊之姑母。

查 黑 憲兵。

救火夫 一人。

幼童 一人。

警吏

村民

地點

德國首都柏林附近之某處。

時代

漢彩法律問題之時代。(一)

第一幕

佈景

鞋匠師傅非力次之作坊。藍粉塗壁之低矮室間。右方窗一。中間及左邊壁中門各一。右方窗下爲鞋匠工作之方臺。其上有鞋匠机機數個及工作之小桌。桌上置立架一，上繫盛淨水之玻璃圓球三個。(二)圓球之間置煤油小燈一盞，尙未點着。左方牆角內紫色瓷磚火爐一，帶造飯之竈臺，其四周散置方櫈及其他等廚房用具。

鞋匠師傅尙蹲櫈上從事工作。方臺上及其附近各種大小不等之舊皮鞋皮靴堆積一地。鞋匠師博一手執鎚，一手執熟皮一塊，正在鎚擊。非力次太太，卽窩爾夫之寡婦，作沈思狀以手翻弄一本木箱及蠟燭一支。時爲九月下旬，天將黃昏。

非力次

你給我走出作坊去罷！滾你的罷！

非力次太太（作簡峭之鄙夷狀）誰還能來已經過了六點鐘了啊？

非力次 快拿着你那破爛的東西滾開罷！

非力次太太 你快不要這麼發驢糊塗了！這裏有甚麼不好的東西，[？]這個木箱麼？一個木箱總不能有甚麼不好吧。

非力次（忿然繼續工作）咦，這還能是件甚麼好東西，甚麼[？]

非力次太太（繼續深思，半作笑談）鮑花裝到這裏……然後他們點起支蠟燭來放在這中間……

非力次 孩子他媽，你可是有點過於的聰明了！要是你再這麼聰明下去，我就得再上波存湖去了。^{（二）}

非力次太太（怒叱）你簡直的不留一點心！人家同你說話，你道是聽着點啊。那麼還有甚麼事情能使你關心！

非力次 我爲我的靴子關心，我還有甚麼可關心的。

非力次太太 哪，可對啦！我的老天，老天！這自然是不好。我們就都該餓死。這補破鞋的事業，這纔是點甚麼哩！——這裏邊他們放進去一支蠟燭——你明白了麼？——這個木箱也太小點了。那邊那個纔合式哩。我們可以把裏邊的小孩子鞋給倒了出來。（將一盛小兒鞋之木箱推翻倒出。）

非力次 （作吃驚狀）你快不要胡鬧了！你明白我的意思罷！

非力次太太 并且這支蠟燭他們一點了起來時……他們就把他這麼朝着木箱的正中間擱了進去，自然是得這麼個樣子，免得木箱的蓋先給燒着了。然後再悄悄的把他放在上邊屋內的地上——郭霸也不過是這麼個作法——檢那破爛什物的正中間把他推了進去，這再放心大膽的坐火車到柏林去，倘若再回來時……

非力次 普斯得（三）有人來了。普斯得！

非力次太太 這可叫鬼去證明去罷！（四）（二人默然對視良久。）

非力次 只要這件事情是這麼簡單的！這能像你那麼思想的簡單麼？這裏頭還得有通氣的窟

窿哩。自然是得拿錐子——這已經是得用鑽的了。這裏邊必得通氣，蠟燭纔能在裏邊點得住。若是不通氣，就要把他捫滅了的！火必得通氣，若不然，就灼不了。這一層可得個有點在行的人來指點哩。

非力次太太 哪，老頭子，這在你可不是甚麼難事！

非力次 （興趣增進，忘其所以）這裏應當通氣——這裏應當通氣，并且統統都得絲絲入扣的瞄準。要得向裏邊裝鉋花和爛布。再正正經經的澆上點子煤油——這在我都不算甚麼新奇的事情，孩子他媽！我曾六年的工夫出門在外！

非力次太太 所以是呵！所以我也纔這麼思想啊。

非力次 這可以用海棉，可以用布條，把他們都很向火硝中浸浸。這我可以拿火鏡，告訴你說罷！離着二十步遠，我也能使他燃得灼！——都是曾經作過的事情，孩子他媽。可沒有甚麼新奇。可是我知道的！

非力次太太 郭霸又把房子蓋起來了。倘若他那時沒有那份膽量，他早就倒臥到街頭上去了。

非力次 不錯的，倘若一個人已經陷入水中這麼深了，（五）我說的是已經到了脖子底下了，那這自然是又作別論了。

非力次太太 但是有些人們一直的遷延到水把他們淹死。（門鈴作響）

非力次 把箱子拿開！去敞開門去！

（警察區長封魏漢走入。服裝：厚絨大氅，長筒皮靴，皮帽。）

封魏漢 晚安，非力次，靴子怎麼樣了？

非力次 完全的做好了，區長先生。

非力次太太 快點起個亮來，讓封魏漢先生好瞧得清楚。

封魏漢 哪，怎麼樣，你作甚麼哩，窩爾夫太太？

非力次太太 我不是窩爾夫太太了！

封魏漢 他大概是很抖起來了吧，甚麼甚麼，非力次，他大概是把頭揚得很高了吧？他大概是很

昇入了腦頂中去了吧？（六）

非力次太太 哪你也聽說了麼，甚麼事麼？這點子結婚的事情，我當寡婦的生活，比這還要更好得多哩。

非力次 （已由封魏漢定作之靴筒中將靴模取出）那你爲甚麼不安安穩穩當你的寡婦去呀！
非力次太太 倘若我早一點知道了你是個甚麼樣的漢子，那我就絕不能辦得這麼急了，像你這麼個彎腿的猥獷老頭子，我那一天找不出幾個來。

封魏漢 哪，慢點，慢點！

非力次 噢，你只用讓我來下手罷！（作極卑賤之殷勤狀）你若肯屈屈尊，區長先生，那麼就請脫下右腳上的靴子來吧。你只用准我下手：這我可以作的好啦。請你勞駕，把腳放在這邊木箱上。

非力次太太 （將燈點着送來）子爵夫人近來好麼，子爵先生？

封魏漢 謝謝，他很好。他只是常常的悲嘆着要窩爾夫太太……

非力次太太 不行，你瞧，這可實在不行了。我已經洗了三十年的衣服了。這實在殼一個人受的

了，你不信，你瞧瞧我這兩條腿：一條一條的血管子都凸了起來了，同我這拳頭一個樣子。這就是天天在洗衣盆前站立的緣故！并且身上處處都是凍瘡，一切的骨節中都受了風濕的毒。請醫生簡直的都請得沒有個完了！我得正正經經的拿棉花來把我裹了起來，但是還是整天的寒冷。

封魏漢 可是不錯，窩爾夫太太，我相信你的話。

非力次太太 不錯，從前，那我可是同誰也敢比賽，那我可是真有能耐，真能敵得上十個男子。但是現在……嗷！這可是不同了。

非力次 你只用再大點聲吆喝吧，只要你有那麼大的氣力。

封魏漢 ……這不是我不明白的，非力次太太。誰若是像你這麼一生的勞苦了，他很可以在晚年安心休養休養了。

非力次太太 噢，誰還能知道啊。現在總算可以過得去。我們還不致於沒衣穿，沒飯吃。總還不致於（作親密狀，以手向非力次頭上戲擊一掌）他現在總還肯作他的工，我們兩個說